

092183

東
周
書



092183

惠由書
王宗炎
敬署

卷之十
中
書
畫
精
舍

惠迪書敘錄

惠迪書六篇東垣大原氏著錄成自爲敘曰福善禍惡天之道也爲善去惡人之義也智者通天人之故以爲善此自明而誠之事也仁者未通天人之故已自爲善此自誠而明之事也然生質雖美苟無學以財成之則生質有不足恃此格物致知所以爲入德之門而誠正脩齊上及治平舉不能外焉者也知天之道行人之義所謂天人感應之學如斯而已此其說原於先聖而大暢於太上感應篇自有明袁黃氏撰立命諸說而其理益明費宏氏傳習功過格而其

惠迪書敘錄

道益行是二者皆天心仁愛陰隲下民有以默啟之非偶然也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尙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後出古文尙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感應篇之權輿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君子有三戒有三畏有九思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

徒也此又功過格之權輿也蓋聖賢謨訓散在方策
惟感應篇能集其成惟功過格能策其行一爲之體
一爲之用義理明而律例備雖希聖希天之道皆不
外是下此抑可知矣然世道浮澆人心鹵莽於是猶
有雕繪其辭妄肆評議者一則門戶之陋見一則暴
棄之私心皆不足辨也若袁氏四訓固感應篇之義
疏也其說精切著明有功於世道人心甚鉅乃濟陽
張爾岐氏作立命說辨昌言排之不遺餘力余以爲
此亦惑也袁氏所以爲美以其析理精立法當躬行
實踐絕無空談之弊焉爾若其積功求賞乃自爲之

惠迪書敘錄

二

以斬驗自堅非謂天下後世皆當效之也張氏不達
此義乃以後世不善學袁氏者誣袁氏豈君子爲己
之學哉夫無所爲而爲善者善之上也有所爲而爲
善者善之次也無所爲而遂不爲善者庸眾也不知
所以爲而徇私縱欲馴至絕無忌憚者下愚也孔子
亦有言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然則有爲而爲亦僅次無爲者耳迹其
功詣中材之士猶不能望其項背何論庶眾故余嘗
謂有爲爲善雖雜人欲已屬英傑之士固聖人所必
許也苟知此義袁氏之說卽止於爲善求賞張氏如

具悲憫之衷猶當引而進之爲一說以補其罅漏不當輕肆譏彈啟庸眾空談之弊杜斯世爲善之門也况袁氏立言之旨本末兼該精粗咸備固未嘗有流弊於其間哉嗚呼袁氏諸說者夔氏之萬金良藥也見仁見智是在服者何如耳張氏晉儒乃欲以空談易之有心世道者甯無深痛此則不可不辨者也余賦性慵愚時以不能自克爲懼乃論次近世勸善諸籍舉其英華芟其蕪穢大體本之長洲彭氏太湖周氏兩書而別爲義例補益實多斟酌損益數月乃定旣欲持以自策且畀諸子弟習焉命曰惠迪者亦曰

惠迪書敘錄

三

脩之則吉恃之則凶云爾望報之念雖不必存吉凶之域固宜嚴辨也蓋人心惟危天道難誣苟通是編裨益之效斷非依託先儒空談無實者可及故譔次之餘復辨其得失如右知我罪我是在後之君子焉先正有言爲善最樂又曰實事求是余以爲苟無樂善之志則已爾如猶不甘自墮其本有之良則辨析精微折衷至當致知以爲篤行之本固有不容或已者也光緒九年冬十月

內篇一

太上感應篇

敘一

頌一

讀法五

記九

內篇二

文昌陰騭文

記二十六

蕉窗十訓

勸孝文

過

愆文

惜字文

惜字真詮

跋一

內篇三

太微功過格

書後一

外篇一

袁氏家訓四立命之學一

改過之法二

積善之

方三

謙德之效四

羅氏愈淨意遇寵神記

外篇二

惠迪書敘錄

四

雲棲大師戒殺文

放生文

曾氏通翼護生篇

屠氏好生錄書後

跋一

闕名戒溺女論

顏氏遏淫說

闕名勸燬淫書說

汪氏勸燬淫書論要

王氏戒口過文

陳氏戒賭十說

外篇三

顏氏家訓勉學篇

朱氏治家格言 勸言四孝第一 勤儉二 讀書

三 積德四

彭氏師說 室欲三說 惜字說 愛物說 濟溺

說

熊氏不費錢功德例

闕名費錢功德例

王氏訟過記

惠迪書敘錄

五

惠迪書敘錄

惠迪書卷第一 內篇一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明義

第一。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

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

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

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

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鑒察第二。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

惠迪書卷一

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

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

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遇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

報。與人不追悔。積善第三。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

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

百善。善報第四。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

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

無識。誦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慮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

惠迪書卷一

二

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貶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諸惡上第五埋盡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傳。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

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苛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稱小升。以偽雜真。采取奸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

惠迪書卷一

三

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諸惡下第六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

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惡報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指微

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第八。其有曾

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悔過

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

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力行

太上感應篇敘 宋真德秀

世謂感應之文。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者。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

惠迪書卷一

禱祠以徵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又曰。聞諸孟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與物接。善烏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與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慄。如臨君父。如對神明。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此卽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為此而已。苟存乎此。天下之善。皆自此出。雖功被天下。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爾。余故曰。此為善之本也。道錄馮元素勸緣刻感應篇以施人。余懼世人之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願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微求。觀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此以告觀者。

太上感應篇頌
文然以掃先祖中憲公墓兼謝弔至江甯病瘥者月
餘至九月廿四日夜夢一羽衣人至予泣拜之并呈
以詩末有借問小人曾有母如今果在凌風臺之句

良久而見先慈大人至曰兒病瘧乎可誦太上感應篇
勤而行之兼廣訓導無怠子泣而寤次日從子友鮑
子曼殊覓感應篇其以夢告曼殊曰子久許梓感應
篇法以獨力難成因循不就致為神明所訶功名蹉
跬示警夢寐者屢矣今當力成之予因同心攷訂薄
助梓工以資先慈冥福清晨必淨心捧誦一卷回省
因念太上慈悲普濟迷鈍禍福心並集數日而瘧果愈
起心示以諸神在頭上在人身中德盛三年降禍三
遺聽之不聞視之不見訓以上天降福之指人心病
年生物者因材而篤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指人心病
作人心醫長人善根塞人惡源種人福田拔人心本
如是功德不可紀量我因慈訓得捧真詮乃稽首涕
零而作頌言
太上垂寶訓慈愍世間人禍福不自天一切從心造
善心起未為吉神力隨之其惡心起者即神亦如是
今人於行善動云力不足但作此見者即為心不善
譬如貧窶者衣裏有寶珠將珠出市賣錢帛已無量
若還貧窶者不知有珠故太上訓三善名為語視行
有口不語善終日豈默坐有目不視善未見合眼者

惠迪書卷一

有身不行善晝夜亦勞碌以此內自省行善非無力
但隨心所及善量悉圓滿昔有乞丐兒居城外夜棲破屋中
忽聞寇賊來啣人馬聲乞兒起自念此賊必屠陷
城上柳鈴稀燈火半明滅當因人倦寢此賊必屠陷
我當開道去救此全城命既作是念已趨城下大呼
賊上人驚覺金鼓一時鳴矢石及銃礮亂向暗中擊
今言無力者執如此乞兒請視此一乞兒功德有量否
又有作過人能種上上福起心若行善力無不足者
勿復言鬼神徒爾增恐怖不思常思念改罪便轉福
改為積善種悔為滅罪本惡既由心造還即由心滅
譬如冰與水凍結即成冰及至春煖時是冰還是水
則如遇善奔人指點及教導是人能信受局終反得勝
若仍復敗者當由不信故昔有一老僧焚修關聖祠
道行甚清潔勇猛修善事適當賊擾時夢神來告語
汝明日合死有賊乘白馬名為朱二者是汝宿世冤

神言無救法。救則汝自救。清晨鳴鐘起。有賊入山來。擒僧命引導。何山有財寶。何洞有婦女。速速導我去。不然便殺汝。僧忽自思。惟我業已合死。今復導彼去。掠財淫婦女。是謂業上。汝非朱二乎。吾命終汝手。便起大呼賊言。我不復導汝。汝名定是神聖僧。告以汝法。是賊大驚駭。汝何知我名。定是神聖僧。告以汝法。朱二自思。惟我報無窮。我神定是神聖僧。告以汝法。汝不導我行。是報無窮。我神定是神聖僧。告以汝法。故知禍可轉。太上無誑語。急向生前改。莫待死時悔。改悔一由心。無罪不滅。故又有小根人。受持不堅固。今日行微善。猶如報在明日。不思太上訓。久久獲吉慶。太上所說經。猶如天雨。人生所行善。猶如地。雨澤無有二。地有肥瘠。故受命有厚薄。遲速亦如是。勤勤力耕耘。及秋咸收穫。種遲便棄捐。無有收穫處。亦有行善者。暗中神護。愚人不自知。妄言手中嬉。展轉生疑。謗譬如神。護兒身。人願下。持果手中嬉。晏然不知懼。其父急趨來。提兒向別所。牆倒兒命存。涕泣向母言。父奪我果去。又如覆舟人。扶板至洲岸。資財皆蕩盡。衣被亦漂沒。稽首謝神靈。賽願更還福。乘舟不覆者。不復言神佑。所以大善人。精勤無退轉。

惠迪書卷一

福向緩中生。禍向暗中滅。因果報應中。分明向人說。修善受苦者。為善未熟。故至其善熟時。自見受樂報。稽首太上尊。普度一切眾生。一切善善生。一切福。若人受此經。信行及勸導。是名為法。施功德不可量。順治甲午年。陽月長至日。龍山姚文然稽首敬撰。

太上感應篇。讀法纂要。感應經。無異一部天律。不得泛作勸世文看。讀者須於靜室端坐。屏去淨氣。存一片恭敬。虛受心。篇中警語。方能竦入。若常如此檢閱。一切邪習自然消滅。

一宜篤信。放古來之得失。察時事之興衰。感應之理。不爽毫髮。特遲速不同。人未詳審耳。少年豪放者。錮迷不信。及乎涉歷既久。悔悟漸生。然身老而習成。欲以遲暮之修。消平生之惡。盃水與薪。不能勝矣。故凡見此篇者。即須猛發信心。一念信。種一念善根。念念信。種念念善根。小信小福。大信大福。如或疑信相參。終成自暴自棄。

二屬勤修。此經為求長生者設。蓋出世法也。而住世傳世棄世。轉世皆不越此。裴度延齡。羅睺減筭。此住世法也。禹

稷繼世林機滅門此傳世法也金穀盈倉權勢炙手而一旦無常惟有業隨功過不爽此棄世法也郁后為蟒王稍變牛罪惡貫盈淪於異類此轉世法也欲修還丹先積陰德積善無人知陰德也施與不求報陰德也不迫人於險陰德也陰德既優自能入悟既悟則可以長生出世矣人即不為出世計獨不為生死計子孫計乎閱是篇者須勇猛精進當知鬼神森列指示昭然時時省察事事遵行庶幾不負此身耳累哉亦終受陰陽磨弄而已

三貴堅永
小善報近大善報遠近報福輕遠報福重今世信善者非無人而堅永者不多得由其略行數事閒值坎垆即謬謂天道難知而修頓廢皆欲速之心誤之也
不觀夫周之末王乎以公劉太王之賢尚有流離播遷之苦以文王之聖猶不免嗟里必之凶此時善根不固悍馬與強戎暴主為難差未必三十年未必入百矣故積德而弱者福之基履險而貞者德之辨風霆摧折之下嗚強猶昔氣力自是不同一發則蟠天際地攝受無窮久矣夫天之以是勘人也

惠迪書卷一

四要真切
動天地昔禹稷飢由己飢溺由己溺固明德深遠享
有天下而尼山布衣老安少懷立達由己亦帝祀萬
世與南面者等豈非此真切之心哉苟徒事沽名不
修實德則虛聲祈福自誤非輕而俞淨意一傳又可
為明鑒也

善惡兩報勸戒昭然此上帝之神道冥府之確案也
善惡之者不必有其名不敢以善釣譽也市之者不必

求其贏不敢以善漁利也此篇所在即屬善緣者不必
百善傳大貴人豪傑大力量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
重刻不朽者當萬善時稱說時提醒使一切世
人無不聞言感動受化更新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
矣昔周簾演說此經而立脫饑饉君平導人於善而
平地昇仙公善之福豈有量哉
太上感應篇靈驗記
錢塘汪源童年時得觀是篇即欣喜誦讀毅然有遵

行之志以父靜虛公欲鏤板未就遂捐產成刻且多方募善士及玘等各出貲財印至萬部散人一日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母亦享高壽眾人共汝俱已名著善籍矣後果如其言

誕子

應篇曰此生子獲福之券也拜而受之遂發心持誦善事能行者行之惡款當改者改之未幾生子益信此篇之效遂梓以行世並自紀其事時天啟丁卯也

河間楊守業六十無子深以為憂因閱是篇而遵行之萬曆戊寅年疾卒復蘇謂家人曰適到冥司見一官持簿點名言我命無子因奉行感應篇當增祿壽更賜一子明年果生子
仙居縣王竺生男王淨四歲病死竺哀痛情切發心刻此篇施人欲求亡兒再投母腹妻後果有娠夜夢到黃巖縣定光觀抱男淨回家既覺胎動生男宛肖淨兩生一體骨肉重完
貴顯

惠迪書卷一

西蜀李昌齡為光州守平反冤獄甚著聲績詳注感應篇助宣教化此書大旨遂得昭明於世所獲福社甚多歷官御史中丞終祕書監後集注多集注語越國鄭清之侍宋理宗於潛邸繕此篇進覽登極後賜禁錢刊梓又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語冠篇首而世之奉此書者益眾矣清之由是參大政知樞密院事封魏郡王先曾得目眚甚異作贊畢即瘳黃巖縣楊琛家極貧見鄉人刻感應篇欲助無力因勉刻第十七號一板忽夢神告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十七名進士
如泉冒起宗增注感應篇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色美一條備列報應時佐公傳寫者乃公之西席羅憲嶽也羅別公八載一夕夢見道裝如仙流者三人一老翁二少年老翁出一冊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聽之乃見他色美二句全注也讀竟老者曰該中旋顧右者曰爾詠一詩詠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覺即備述夢事貽書公聽耳及放榜果中式越一日公詣陳宗九齋頭偶

閱類書開卷卽見榜花二字。注唐時以榜姓希少者爲榜花。而公姓實應之。

富厚

遂甯周篋。因獲此篇。遂日觀覽。又好爲人講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我被入追至冥司。顧視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遲。上坐者呼曰。汝本在飢餓籍中。以汝敬善。感應篇爲人講說。汝雖未及盡行。然聞之。改行從善者多。亦有行持證仙果者。皆汝之功也。今一概追至。改注祿壽籍。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矣。旣出。復遇一吏。戒曰。汝還陽間。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授之上。功業不淺。不但脫水火刀兵盜賊疾病之厄。且可廣求男女。添注祿壽富貴之籍。擴而充之。神仙可得。篋後還家。道日裕。嘗述其事。以儆世云。順揚州鹽商吳某者。素奉行此篇。并文昌救劫章。順治乙酉。城下之先一月。有道士至門。乞齋畢。語之曰。聞汝奉感應篇。救劫章甚虔。亦知汝間壁有夾道。永巷乎。他日有急。可避於此。吳漫應之。比城下之日。張皇無措。因憶道士之言。率家人踰垣避之。果永巷也。

惠迪書卷一

甚堅。不與外通。越五六日。令家人上屋窺探。爲官所獲。詢之。則鹽商也。時下令索鹽商。認行鹽窩。家人乃引主出。認窩。引三十餘萬。因獲利巨富。

延壽

簡州進士王巽。開禧丁卯。爲冥吏所追。至一山。殿宇壯麗。見大書曰。東嶽殿。殿左一神高丈餘。乃金書。感應篇也。巽就讀一編。歡喜恭敬。卽問神人。謂曰。王巽。一見感應篇。便如是欽慕。若能從此奉行。兼持殺戒。自可延年。今雖陽壽已盡。當放汝回。巽還奉行不怠。獲享遐齡。

愈病

新安方時。可自幼多疾。後訪元門求度世術。至齊雲岳。遇異人曰。汝形貌如此。奈何欲求清福。非先種善根不能也。時可歸。力貧刻。感應篇印施。纔刻十章。而疾已減半。刻完。而諸疾頓去。自此身體強健。形貌忽

殊。南省進士沈球。因妻項氏有娠。獲病危甚。發心刊送此篇。作小卷。施人。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刊成梓人。捧板至門。項氏遂產。母子俱慶。免厄。

陳錦衣碧松者。居武林北郊。素濟人利物。為德甚廣。尤虔奉此篇。鳩工精刻。流通海宇。適積雨連月。遠行宿他所。夫人篝燈久候。未就寢。忽聞大聲擊門。時巨盜連劫里中。家戶戒嚴。驚謂盜至。急呼家人同竄。甫出戶。而高牆忽崩。傾壓寢室。牀帳器皿碎如齏粉。一婢行稍遲。墮甑。向擊其踵。向使公不他出。夫人必不

久候。一家數口。甯有一倖免哉。天佑善人。巧於示異。如此。錢塘文學許廷俞。虔奉此篇。手書一軸。懸密室。朝夕禮誦。以便遵行。一夜。大盜肆劫。掠入其懸奉寶書處。迷惘移時。莫知所向。心懼而遁。許後知其故。益發心募刻流通。勸人行持焉。

慈谿秦三。力貧養母。因病兼久廢。逢道士謂曰。汝能從我游。吾當治汝。遂數足左立愈。三因白母從之。道

惠迪書卷一

人令閉目。挾之同行。移時至一山。山人訝曰。若無仙骨。何以至此。道士曰。伊家供養感應篇數世。每為子孫講解。世有善根。故收之耳。三以思母欲歸。復挾以回。則三十三日矣。

悟道。東越海門周先生。諱汝登。少游龍溪先生之門。雖常侍講席。而實無所得。後偶閱此篇。即極力遵行。復著感應篇輯略。梓以勸世。因而從善者多。先生以是功德。一口心地開朗。洞明聖道。為明季大儒。今儒學聖。釋學佛。道學仙。有終身不能了悟。半途而廢者。蓋其根器既劣。復無功德及人耳。張紫陽云。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有志於道者。當奉行此篇。為上達資本云。

惠迪書卷第一

惠迪書卷第二 內篇二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眞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鰕。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陵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

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翦礙道之荆棘。除當途之瓦石。脩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騰中得來者哉。

惠迪書卷二

文昌陰騰文靈驗記
唐李登者年十八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為登勘當。此生如何。法師諾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當為汝叩之。一日上章道過治所。謁帝君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月日生。凡四舉不第。此人果何如。帝君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燕。娘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澄。以基罪。後十年。燕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某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某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某家室。女為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告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人。可不戒哉。又詩曰。影響昭昭理可尋。性天豈與物交侵。眼根所著無非色。身業居多莫犯淫。四舉不沾天子祿。一生虛負狀元心。李登狂妄終除籍。果報徒嗟罪障深。

蜀西大荒。飢死甚眾。富民羅密閉糶。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佑。帝乃敕諭風師。發其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夕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償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為邑佐。密聞之。自縊。係舉帝君降乩雨穀化事也。又詩曰。人言陰德如何種。舉帝君降乩雨穀化事。賑飢將竭產。羅家閉糶不容鍼。積先能散天心。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進士孫樵過帝君祠。夜黑雨滑。樵祈造化意。何深。如注。樵復祝曰。如帝君能神返雨為晴。俄而四山開。霽樵感而為文。以祭。奉禮益虔。黃巢陷華州。僖宗夜遁。巢遣朱溫追之。僖宗馬斃。幾為賊及。帝君祠以自乘白驢。奉僖宗擁衛至劍南。僖宗幸。帝君祠祀以太牢。解佩劍為贈。封濟順王。祈助討巢。巢果伏誅。崇祀益虔。眉山蘇公仲力行陰騭。文蜀地大荒。捐膏腴產三千畝。濟活飢民無筭。乃生子洵。一日洵游玉局觀。得張

惠迪書卷二 三

仙像。每旦虔禱。四年生子軾。又二年生子轍。仙卽帝君也。蓋帝君本應張宿。故化生多姓。張云。益州王均叛。使雷有終討之。祈於帝君。夢帝君曰。我遣神兵助汝破賊。均就擒。有終奏聞。錫號英顯。瀘卒張信作亂。殺守帥張孝芳。帝君當正書見於閔武堂。信黨惟潰。張昌因擊殺信。瀘遂平。蜀帥吳曦叛。僭稱蜀王。祈於帝君。夢帝君曰。蜀土悉付安丙矣。曦以語其黨。皆不解。時安丙以隨軍轉運在魚關。奉密詔令進兵討賊。梟曦於興州。陳正文住杭州官巷口。因候考過龔寓。禱於帝君。前願力行陰騭。文夜夢神語云。汝既立心行善。今將汝屋改換矣。視之。屋如銀錫裝。成。既兩月。接家信云。官巷口換徐家俱。遭中山頂上有碧霞殿。為太原忻州城外有雲中山。頂上有碧霞殿。為行宮。諸生王用子等十餘人。為文昌社。每設醮。上表以祈功名。社中有俞麟者。以孝謹稱。又有郁從周者。能文善談。社中推服二生。正統辛酉元旦。輪王用子司會設醮。先期赴文昌宮宿壇。夜方就枕。忽有人促之曰。起。起。帝君端坐。天下城隍彙送鄉試榜冊。一神炬燭天。

朝衣絳服抱大冊送帝君僉押用子潛問抱冊神
曰本省楊中有王用子名否神曰無又問有俞麟都
從周否亦曰無少頃諸神退候門外絳服神捧冊入
殿跪陳几前帝君一披閱每名下書一押亦有
躊躇不下筆者良久絳服之子報名以換榜中未押
者用子隱身柱下忽聞殿內傳呼王用子入見每年
匍匐階下召度潔但功名事天曹祕錄未可輕泄因
覽爾等表章汝析之汝家祖父皆朴謹無過自食其
汝至誠故召汝析之汝家祖父皆朴謹無過自食其
力從不負人己註爾為前榜鄉利以彰傳家忠厚之
報因汝生平遇神佛稽首止默祈自己功名并妻楊
氏病痊汝有孀母在堂並不所佑一語以此獲罪降
爾兩科爾名在下榜五十三名汝宜改行毋更觸天
心也子叩頭謝罪帝君又曰爾同社中周吉今
科本省解元也時用子社帝君惟吉最同懦而文字復
不勝諸人聞之不勝愕然因頓首請問中元之故
帝君曰周吉祖父俱為士從無一字入公門從不姦
淫一婦女相沿三代並不形人一字入公門從不姦
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感化者多父子祖孫六十餘

惠迪書卷二

年最上陰德人皆不知惟上帝克嘉註昌三代今
吉從元特福澤可發科第否帝君顧掌文卷童子命
郁太原士子册檢閱之色若不憚云俞麟應得一科
因事親腹誹且谿刻論人不近情理而妄以君子自
命故黜其科使之窮年潦倒諸生用子請問何謂腹
誹帝君曰彼於父母言語舉動心大以為不然但
勉強淨沈順之真性日漓偽心相與是視親如路人
矣假行竊名最櫻神怒故以是罰之至於郁從周則
生界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歲應官侍郎
中丞四十五歲致仕至六十九歲善緣司寇十七歲
為諸生後恃才傲物至六十九歲善緣司寇十七歲
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命
註於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倚老而猶不知悔過溢
三千條將奪其壽筭矣將錄其子孫入丐籍矣傷天
地之和犯神明之怒莫此為甚故其罪與殺生邪淫
等爾輩慎之用子惶懼良久帝君又論云淫殺口
過絲粟有報至涉功名一途尤為大忌但殺業淫業
少知自愛者猶知禁戒至於口頭誦誦隨口譏彈少

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為得意而心胸輕薄斷喪元氣
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為貧賤軀殼可不惜哉可不懼
哉爾當廣勸世儒鑒茲為戒毋煩我僉榜時大費躊
躇也子再拜而退不覺晨鐘驚寤雞三唱矣急起
櫛沐赴聖像前叩頭拜謝畢記之以俟所驗及秋
榑發周吉果冠一省里人用刻御史書彭澤告同志
帝君酉夏寇藍邢作亂初御史書彭澤告同志
帝君酉夏寇藍邢作亂初御史書彭澤告同志
寇亦所帝君降筆作詩示攻取方略并破賊之期初
大雷電雨電擊之走寇尋滅如降筆所期
武林龔璋字爾茂於順治十五年甲午五月初旬家
居曝書內見一紙乃順治十五年甲午五月初旬家
著龜遂發願刻施刻成供於堂上是夜室人郭氏臨
產惡血衝顛命已垂危至四鼓忽假寐見一鶴向屋
軒端坐側侍三童隨鶴層雲逍遙而上醒即安泰如
故繼而璋姪佳蔚婦徐氏臨產雙生於辰時生一子
至酉時其一子尚在腹中母子一絲弱息驚惶無措
佳蔚祈於帝君願施陰騰文萬張叩畢即分婉母
子俱安璋又向患眼疾風淚作楚數年昏眊不明庚

惠迪書卷二

子二月望前齋戒三日虔禱帝君次日忽然光明
風淚頓除璋又患痔有年坐立痛楚默禱帝君求
除銅疾禱畢忽然抖擻傷寒四十日而轉痢病已危
除庚子二月璋僕願施陰騰文萬張叩畢即分婉母
璋所於帝君願施陰騰文萬張叩畢即分婉母
日僕遂沈睡次早即食粥漸愈逾八載復病將危璋
急誦帝君本願經一卷誦畢病即痊璋姪佳蔚
婦李氏患痞疾二十年腹內成形每發痛苦欲絕穎
虔禱於帝君前立願刊施陰騰文二萬張李郭氏
病亡合家環泣璋向三年十二月月初八日陰李郭氏
各一徧哀求經內有神速至問君處求釋至二鼓郭
遂醒問其故云有青衣使者票拘郭行隨至五里外
見一仙長執拂不可去一出陰騰文示之使者恐誤
不便仙長郭復生僕人華福年七十有二病痰喘精
自去郭得復生僕人華福年七十有二病痰喘精
力日消二月月初三日即帝君聖誕有二病痰喘精
璋供侍香燭福病次日即帝君聖誕有二病痰喘精
苦無名筆至都門聞有宵波朱瓊名盛一時寓友人

劉君巷家璋備資往求璋云不速繕聖像故至此
命危呼歎君巷言其狀璋不能起默想帝君像稿既
成病速立解可立愈瓊時不能起尤極靈驗璋自順治
十一年至康熙四年每年印施陰騭文徧行諸省數
已十萬張又勸諸善士刊施或一萬或二萬數年內
帝揚聖像絳袍玉帶積誠感通山僅夢寐通靈也
維揚華時芳在都門公務往山御史張熙刊
施陰騭文數萬張途次廣布因芳往晉亦授百張芳
行至潞安府老馬嶺忽遇一虎進退兩難芳在嶺望
空叩祝於帝君願施陰騭文五千張俄頃虎退去
得免難
宛平謝紹銓年四十乏嗣順治己亥冬發心刊施陰
騭文萬張冀璋勸其放債毋取厚利通人緩急而量
取之謝欣然聽從先年其妻患弱證屢孕不育至是
病痊與妾各生一子平谷縣作幕復又刻施紙有破損
不及檢去一友往平谷見帝君從幕出問持何
勸是夜謝夢持文至平谷見帝君從幕出問持何
物呈陰騭文帝君檢出破損者謝遂驚醒

惠迪書卷二

會稽錢志遠母王氏自幼崇信神明於順治十八年
冬病危時年八十有一矣志遠禱於帝君許印陰
騭文萬張不數日母病即愈
華亭宋學祈室人沈氏患傷寒并小產昏迷兩晝夜
諸醫束手虔禱帝君立願刊施陰騭文三千張即
愈
紹興金維陞母阮氏於康熙癸卯夏染熱病甚劇服
藥罔效乃與弟維塵虔禱於帝君前願施陰騭文
五千張是夜母病即愈
澄江夏芝生容居京邸因念七旬老母久缺侍奉康
熙癸卯七月望日向帝君前許施陰騭文萬張祈
母長壽康健未幾家信至云母患發背已久於七月
望日忽然而愈
涿州刑書沈鹿鳴奉官差至京師適妻病危篤鹿鳴
詣帝君前誓改前非力行善事許施陰騭文萬張
晚見家僮至云主母已故即奔回而妻復生驚問之
妻云昨行至中途見值日功曹言汝夫已有善願得
以復生時康熙三年閏六月十九日也
迷不同義年四旬帝君前虔禱願行陰騭文是夜妻范

氏夢一神我冠博帶入中堂危坐儼如帝君像范
日焚香叩禱祈壽兒病痊拜畢帝君陞雲而去是

揚州劉君巷居都門吏部從事其母病昏迷不知人
事君菴於家庭中虔設壇臺五鼓時登臺望帝君

前所禱立願刊施陰騰文二萬張少頃母即蘇醒云
我已被人喚去同披髮垢面百餘人行忽一老人至

特命我回家似夢初覺病遂愈不省人事其親金伯
山陰俞允在京抱病熱極昏迷俞允病痊即刊施陰騰文是

益詣帝君前虔祝云俞允病痊即刊施陰騰文是
夜允夢帝君端坐一藍衣朝服老人執籍稟云俞

允病危求救如何發落帝君許增壽一紀醒即病
減數日而愈直隸有辛姓者年逾六旬病瘋癱疼痛不止滄州徐

疇偶至辛所備言帝君顯應諸事辛遂發願云我
惡疾年餘難起若得帝君顯佑得痊終身普勸以

廣聖德發願畢忽然踊躍行如常帝君康熙
吳郡彭太史名定求字凝祀舉家故事帝君康熙

王子領鄉薦甲寅中秋日帝君降叶於其家有訓
文三篇心懺一部命刻警世諄諄懇切公即虔刻印

惠迪書卷二

施夙夜敬禮至丙辰會狀聯元益稟帝訓不爽
范啟運染黃病五載漸即齋戒三日時壬寅二月朔
勸其刊施陰騰文帝君前願刊施一萬張禱畢覺精神頓爽
叩祝於帝君前願刊施一萬張禱畢覺精神頓爽
黃病遂愈
江隴嘉邑人甫弱冠皮奉文昌帝君因姊病印施
陰騰文所姊愈姊隨起暄夢帝君召之曰汝女兄
病愈矣益宜堅心力行陰騰慎勿有始無終也寤而
警惕復印施萬張
張國輔於康熙戊申年患日疾醫藥不效因虔禱於
帝君前願刊施陰騰文萬張刊刻甫成目疾旋愈
金以祥偶患血證服藥不效客寓硤石鎮適見帝
君陰騰文遂發願刊施以廣聖訓方舉念而病即
愈

顏章敬字生愉平日一心敬事帝君康熙丁巳秋
夢見帝君授書一冊額曰丹桂籍開視之乃陰騰
文也復聞空中詠詩一絕末有秋高桂子和天香之
句醒甚異之因即於歲書處檢其六世祖廷表公暨
乃考雲麓公所輯文昌帝君陰騰文注案而參訂
廣益之發心刊布力有未能至戊午十二月十七日

次男秉衡名光斗發熱出花至十九日痘現忽隱反
關氣喘身發青斑昏迷不醒名醫束手無策章敬虔
禱於帝君前願先刊陰陽文并奉行靈驗記五
百卷求男轉死回生至二鼓時男昏迷頓醒日見朱
衣拂其體復發熱出汗天明痘發斑消更覺稀朗安
然無恙己未秋章敬偶於府治前見有帝君聖像
一尊左右足俱剝落欲請歸裝彩一時苦無香奩中
藥不愈其夜夢家中供一帝君像下體不全裝左
足脫去右裝右足脫去左須臾見帝君自從座中
出拂其位而坐之法相莊嚴無比醒告章敬聳然憶
及前像即往請歸妻病霍然至今莊嚴靈感無似庚
申章敬妻胡氏抱病經年神力衰倦又於冬月臨產
艱難之甚奄奄弱息勢不可保章敬虔禱於帝君
仰祈神力默佑禱畢即分婉康甯無恙癸亥秋章敬
復夢帝君臨地遂伏地叩首荒帝君問陰陽文注
案完否章敬惶愧無地對以首荒帝君問陰陽文注
即瞻藁付梓是夜熟睡反側閒有警脚入目寸餘血
染衾裯痛無可比意謂此目必廢及天明寤覺安然
如故是歲之冬章敬以祖考四喪暴露與胞弟章程

惠迪書卷二

勉力安葬值奇寒歷冰濤舟幾覆陷者數次俱禱於
初帝君獲免又北鄉水涸擇十二月月初七日啟土至
晨軛灰俱至陸地行舟若有神助甲子十月妾張氏
臨產艱難特甚舉家惶恐章敬禱於帝君到章敬家上
婉母子俱安丁卯秋痢疾流行家至戶到帝君敬家上
下俱病且甚章敬虔禱於帝君前願速竣丹桂籍
印施廣布禱畢漸次痊安舉家康泰戊辰仲夏章敬
患胸膈證飲食難下氣不能舒晝夜喘息寤寐不甯
投藥不效十五日自禱於帝君夜即夢明更遂覺
東坐少頃復向北立章敬叩之君有甯如故更有異
氣喘平復飲食漸進服藥有功得康甯如故更有異
者東郊鄭子香孩是秋鄭子之書先竣相繼告
桂籍同梓於馬君梁家是秋鄭子之書先竣相繼告
成者章敬之丹桂籍也因慮丁巳之秋所夢秋高桂
子名噫一念之善上
格九天其此謂與

文昌帝君蕉窗十訓

一戒淫行

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不可憶。於處女寡婦尤宜慎。

一戒意惡

勿藏險心。勿動妄想。勿記仇不釋。勿見利而謀。勿見才而嫉。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一戒口過

勿談閨闈。勿訐陰私。勿揚人短。勿設雌黃。勿造歌謠。勿毀聖賢。於尊親死亡者尤宜慎。

一戒曠功

勿早眠晏起。勿舍己芸人。勿為財奔競。勿學為無益。勿見異思遷。身在心馳者尤宜慎。

惠迪書卷二

一戒廢字

勿以舊書裹物糊牆。勿以廢文燒茶拭卓。勿塗抹好書。勿濫寫門壁。勿嚼艸葉。勿擲文尾。於途

開破中尤宜慎。

一敦人倫

父子主恩。尤當喻之以義。君臣主敬。尤當引之以道。兄弟相愛。尤當勉之以正。朋友有信。尤當勸之以有成。夫婦相和。尤當敬而有別。

一淨心地

玩古訓以懲心。坐靜室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

卻私欲以養心。尤當悟至理以明心。

一立人品

敏事慎言。志高身下。瞻大心小。棄邪歸正。

思君子之九思。畏聖人之三畏。尤當不恤人言。

一慎交游

始終不怠。內外如一。貴賤不二。死生不異。

功過相規。化夷惠而師仲尼。絕奸狂而交中正。

尤當立身爲萬世友。

一廣教化

惠迪書卷二

遇上等人說性理。遇平等人說因果。多刻善書。

多講善行。尤當攻邪崇正以衛吾道。

文昌帝君勸孝文

帝君垂訓曰。今日是元旦。爲人間第一日。吾當說人
間第一事。何謂第一事。孝者百行之原。精而極之。可
以參贊化育。故謂之第一事。赤子離了母胎。在孩提
便知得。故謂之第一事。舍此一事。並無學問。舍此一
事。並無功業。舍此而立言。則爲無本之言。舍此而能
功蓋天下。到底不從性分中流出。必作僞以欺國。負
本以滅身。天地是孝德結成。日月是孝光發亮。孝之

道言不可得而盡也。爲人子者。事富貴之父母易。事貧賤之父母難。事康健之父母易。事衰老之父母難。事具慶之父母易。事寡獨之父母難。夫富貴之父母。出入有人扶持。居止有人陪從。其願常給。其心常歡。貧賤之父母。捨卻白髮夫妻。誰爲言笑。離了青年子媳。莫與追隨。人子一日在外。父母一日孤懷。爲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康健之父母。行動可以自如。取攜可以自便。朝作暮息。可以任意。訪親問舊。可以娛情。衰老之父母。兒子便是手足。不在面前。手足欲舉而不能。媳婦便是腹心。不在膝下。腹心

惠迪書卷二

十二

有求而不遂。時而欣欣於內。時而戚戚於懷。爲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具慶之父母。日間有以作伴。夜間有以相溫。晝無所事。相與說短論長。夜不成眠。互爲知寒道煖。寡獨之父母。兒女雖有團圓之樂。夫妻已成離別之悲。家庭之內。獨行踽踽。涼涼。形影之間。惟有悽悽。楚楚。爲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嗚呼。試問身從何來。親爲生我之本。孝爲何事。人所自有之心。見我此章而不動心者。非人也。見我此章而不墮淚者。非人也。逆子忤媳。見我此章而不化爲孝子順媳者。與禽獸何異。人人得

而誅之者也。

文昌帝君遏慾文

孽海茫茫。首惡無如色慾。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拔山蓋世之雄。坐此亡身喪國。繡口錦心之士。因茲敗節墮名。始爲一念之差。遂致畢生莫贖。何乃淫風日熾。天理淪亡。以當悲當憾之行。反爲得計。而眾怒眾賤之事。恬不知羞。刊淫詞。談麗色。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或貞節。或淑德。可敬可嘉。乃計誘而使無完行。若婢女。若僕妾。宜憐宜憫。竟勢逼而致玷終身。既令親族含羞。更使子孫蒙垢。總由心昏氣濁。

惠迪書卷二

十一

賢遠佞親。豈知天地難容。神人震怒。或妻女酬償。或子孫受報。絕嗣之墳墓。無非好色狂徒。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當富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笞杖徒流大辟。生遭五等之刑。地獄餓鬼畜生。死受三途之苦。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與其後悔以無從。胡不蚤思而勿犯。謹勸青年佳士。黃卷名流。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美豔紅妝。乃是殺人利刃。縱對如玉如花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未犯者宜防失足。已犯者務蚤回頭。更望展轉流通。迭相化導。必使在在齊歸。

覺路。人人共出迷津。則首惡既除。萬邪自息。靈臺無滯。世榮垂遠矣。

文昌帝君惜字文

帝君曰。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墮。必掇拾以香湯洗晒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吾字紙之勤也。憾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狀元。及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夫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六經之字。有如鴻

惠迪書卷二

三

毛之輕。或以字紙泥壁。或以楷屏。或以裹物。或以糊窗。甚至踐踏。拭穢。種種輕褻。視若土苴。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邪。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況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生平苦學雞窗。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訛字。例爲有司所黜。如才稱倚馬。皓首無成。不能一挂名虎榜。或貧窮孤苦。夭折傷殘。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冥然不知覺悟。甚至子孫不識字。闔室陰受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

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亦百行之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一生顯宦。既能顧惜。陰報無差。昨因太上老君降生之辰。

上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能告諭。相率力行。始終不怠。卽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卽奪其福而降之災。

上帝旨下。專委吾徧行飛鸞。申明斯事。曾於成都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於滇中降筆曉諭印施。今又

惠迪書卷二

十四

降於南安。普行戒諭。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卽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路也。諸生一誠相感。吾故盡言之。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爲敝屣。此吾之所願望也。世人見此曉諭之文。卽當刊刻流傳。遞相告戒。使人人敬之重之。獲福無量矣。苟揭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文昌帝君惜字真詮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功名者。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閨闈陰事及離婚字者。此字當惜。

下筆離別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活計者。此字當惜。

下筆凌高年欺幼弱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

下筆唆人構怨。代人駕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喜作淫詞小說。及以詩歌訕謗他人者。此字當

惜。

惠迪書卷二

五

下筆刺人忌諱。令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惜字真詮跋 闕名
今人皆知惜字矣。然名曰惜字。知其所當惜。而不知其所以惜。恐其罪較不。惜字者。爲尤甚。昔武王筆銘曰。毫毛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此又惜字之原也。故知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真詮十二則。更願人銘目勿忘焉。

惠迪書卷第三 內篇三

太微僊君功過格

孝順格

一日閒。事父母公姑。服勞承歡。親常喜悅。爲一功。
贊成親善。解怒舒憂。各一事爲一功。勞而怨。驕而
情。致親怒。爲一過。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爲十功。勸親改過遷善。一
大事十功。爲利欺親。忤逆爭競。教善不從。俱十過。
化親行仁成德。百功。親倫理有睽。勸化之至和樂。
則一事爲百功。阻親善。唆親惡。百過。久淹親樞。百
過。

惠迪書卷三

一

右第一格。以化親於道爲第一。非生母能孝。功德
尤倍。

和睦格

一日閒。兄弟夫婦妯娌姑姪相愛。任勞推逸。一功。
贊成善事。一事一功。不和悅。爲一過。
十功同孝順之例。爭競讒誹。順妻子。廢孝弟。一事
爲十過。

百功亦同孝順例。阻善贊惡。終身不睦。丈夫私寵
棄妻。妻凌制夫。俱百過。

右弟二格。以化婦女友愛行善爲第一。婦女能自
和好行善。功德尤倍。

慈教格

每日訓子孫甥姪仁慈一體。不怒不縱。一功。有大
事教導見從。則一事爲一功。縱惡各占己子。俱一
過。

慈教十五日不倦。見子孫長進。十功。求得賢師友
化以善。十功。酷虐教打罵人占便宜。或贊成其惡。
爲十過。

化至成德。各一人爲百功。酷虐非己生。縱子孫成

惠迪書卷三

二

惡習慣。俱百過。

右弟三格。須自幼教使交游善人爲第一。非所生
者。功尤倍。

寬下格

一日閒。寬婢僕。和侍妾。體恤艱苦。一功。可怒不怒。
又善教之一功。咒罵冤打。飢寒不恤。爲一過。

寬教十五日不倦。十功。同室養僕。一體訓化見從。
則一事十功。酷刑虐使。縱不禮於尊上。占奴婢怨
尊長。俱十過。

化至忠信慈仁。可仗以救濟。各一人百功。妬虐侍

妾。鋼奴婢不嫁娶。殘其肢體。姦淫女婢。俱百過。

右第四格。須正身立教爲弟一。婦能容愛媵妾生
育。功尤倍。

勸化格

一日閒。隱惡揚善。常說因果求勸化。一功。勸人善
見從。每事一功。揚過惡。計陰私。好談淫賭佳趣。俱
一過。

十五日不倦。機權愈妙。十功。得一善人交修共化。
十功。善書易化人者。薦之十家共習。十功。贊惡
唆訟。誣善人。演淫戲。變是非。俱十過。

惠迪書卷三

三

化一人至仁孝。化人倫理親戚閒和好。俱百功。得
十善人同心廣化。刊施極妙善書。俱百功。唆人親
戚爭訟。刻淫書誘蕩子。俱百過。

右第五格。須不言之化。及求賢爲弟一。化豪傑權
貴。功尤倍。

救濟格

一日閒。遇物輒救。求借不吝。醫藥急赴。一功。濟飢
寒乏絕。則一事一功。能濟貧苦。不濟。殺蟲虐畜。婦
人私施僧道。俱一過。

十五日汲汲救放。約大命一。走獸及大禽魚。如無可
放。多放中小命折之。

中命百。小魚小命千。蟲蝦全此爲十功。施賑當尾。

扶持危病。俱十功。教漁獵。倡殺生。疑病妄藥。俱十

過。

救飢死。拯溺縊服毒。勸養小兒。設法收救棄兒。倡修

緊要橋梁險道。俱百功。溺殺子女。百過。私烹牛

犬。偷殺畜物。俱百過。

右弟六格。以救未然。仁術救眾爲弟一。善醫善洒。

富商遠游。皆可救人。

交財格

一日閒。交關買賣俱從寬厚。一功。放債出當佃田。

惠迪書卷三

四

濟人急危。不論利息。一事一功。刻薄利己。乘急多

取。俱一過。

十五日利物不倦。十功。赦貧債。十功。率鄉里平

量衡斗斛。十功。急迫貧債。虧心負財。兩樣稱斗。俱

十過。

放債免人典妻賣子及關性命者。拾重寶還人。俱百

功。僥滅重債。誘人破財賭蕩。迫人流離失所。俱百

過。偽造假銀。及知而行使者。俱百過。

右弟七格。以絕私利便宜根爲弟一。貧者不貪。功

尤倍。

奢儉格

一日閒。飲食衣服甘淡惜福。以行施濟。貧者安心作業。不怨不貪。一功。暴殄天物。享用過豐。覬圖非分。俱一過。

如是十五日。絕烹殺。忍嗜欲。男業女工。不虛度衣食。十功。越理犯分。烹殺多儀。樂酒無厭。婚嫁過侈。俱十過。

感化十家儉朴好施。化十人勿賭蕩奢淫。俱百功。破產蕩業。恃財淫人妻女。戲妓。俊僕在家。致啓邪淫。俱百過。

惠迪書卷三

五

右第八格。以儉己能施爲第一。富貴不淫。及婦女不爭華飾。功尤倍。

性行格

一日閒。敬老慈幼。親愛同輩。忍辱受勞。貴賤平等。報德解冤。一功。傲慢笑侮。一過。婦女好佚游。多言穢罵。一過。

十五日不倦。十功。變化一件氣質。大事難忍而忍。十功。侵弱欺愚。用機陰圖。婦人行咒詛魘魅。俱十過。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在在感化。百功。常習鬪訟侵

悔百過。婦女魘制丈夫。魘人夫妻不和。或病或死。俱百過。

右弟九格。以受污辱變氣質爲第一。當時時進步改過。

敬神格

一日閒。敬事神明祖先。或祈親福。求善緣。齋戒至誠。一功。怠慢神靈祖先經典。涕唾便溺不忌三光。祈福禳災等。不修善事。而許牲牢惡願。及婦人好入廟院。俱一過。

惠迪書卷三

齋戒半月。無雜誘。無怠志。十功。時存想聖賢仙佛。貌相莊嚴在心。或存日月輪相光明。至十五日。俱十功。戲侮非誹神聖。十過。

至夢寐靈通。時見光輪寶相。流轉肺腑。若游天宮。聞神語。爲百功。訕罵神明。作穢廟宇。無識毀經。倡說叛聖。俱百過。

右弟十格。以常對越效法爲第一。

存心格

一日閒。言行皆善。存心施濟天下。化導眾庶。一功。淫念惡念貪念妒嫉念媚世念。輾轉不除。一過。十五日不倦。道心純熟。十功。善與人同。改過自新。

半月十功。惡念邪念輾轉數日。形之動作。十過。能無私念。寡思息夢。生意愈甚。惘誠弗怠。一月爲百功。常常如此。惻怛自然。存虛應圓。爲無量功。

右第十一格。以忘善無我爲第一。

頌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此靈聖真君偈也。格其所傳者也。蟲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極神極聖。贊揚善人。歡喜善事。刻揚善書。興起善念。卽樵夫牧豎亦自能之。

惠迪書卷三

七

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右格相傳爲紫府太微仙君授西山又元真子者前輩范文正公韓魏公蘇文忠公皆受持之宋濂溪先生見此格語二程夫子曰正初學入德之門朱晦翁夫子曰四書爲理此格爲條初學不可一日不置此案頭邵堯夫先生曰可以扶經翼傳歷觀先輩原未嘗視此格爲異端也近人不肯爲善反視此格爲二氏之學謂聖人之道不如此噫不狂而以爲狂良可慨也子故急梓以行世願受持者勿始勤終怠或亦下學上達之一助云爾

惠迪書卷第四 外篇一

袁氏四訓 明袁黃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舉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僊。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卽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數該傳汝。余引之歸。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

惠迪書卷四

一

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余遂禮郁爲師。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二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筭余倉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批准補貢。余竊疑之。後果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

卷歎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己已歸。游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吾爲孔先生筭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

惠迪書卷四

二

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

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蓋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

惠迪書卷四

三

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喜飲燥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閒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卽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旣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

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先生筭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猶可得而違也。汝今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余偉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咒。以期必驗。語余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神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夭壽不貳。夫夭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夭。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夭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

生世閒。惟死生爲重。曰天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之。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卽無求。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卽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閒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漏中。

惠迪書卷四

五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到明年。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筭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菴入關。未及回向。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原名天啓。後中。天啓乙丑進士。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鵝毛

管印一硃圈於歷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復起求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善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閒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縣田。每畝

惠迪書卷四

六

二分三釐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師曰。善心真切。卽一行可當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余卽捐俸銀。令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孔公筭余五十三歲有尼。余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矣。書云。天難誑。命靡常。又云。惟命不予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榮顯。常作落莫想。卽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頗足食。常作

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便擔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中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

改過之法

惠迪書卷四

七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靡不驗者。左國諸記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

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凜凜。不惟是也。一息尚存。彌天之惡。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勵。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沈淪獄報。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猛然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剔。大者如毒蛇齧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

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殺也。旣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己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知。旣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

惠迪書卷四

九

亦無尤人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佞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繇。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旣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此精一之眞傳也。過由心造。亦由

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願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仇而回瞋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

惠迪書卷四

十

不進。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楊少師榮。建甯人。世以濟度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

惠迪書卷四

七

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尙多賢者。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爭奈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路恐飢。菜色可掬。因撤己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

次曰守阯。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昔正統閒。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眾。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花。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求人。求取卽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

惠迪書卷四

三

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有馮琢菴太史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繇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菴。遂名琦。台州應尙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明夜當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

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蹟不類疑之。旣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傷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尙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發科第者。今累累也。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

惠迪書卷四

三

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鳳竹果舉於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修橋修路。齋僧接眾。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嘉興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爲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寃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尙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尙多寃民。四海之廣。兆民之眾。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尙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

之列。夢一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墳。應坤。應垓。皆顯官。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爲池陽太守。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學。一日東游湖。偶至一邨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卽解橐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工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匹。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置。其僕請己之。憑曰。但得菩薩無恙。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淚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

惠迪書卷四

十四

得。後工完。拉老父同游。宿寺中。公夢伽藍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樺芳。皆登第。作顯官。嘉善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凡此

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何謂真假。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峰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中峰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眾曰。善惡何至相反。中峰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峰云。未必然也。眾人歷言其狀。中峰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峰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真。襲蹟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皆當自攷。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之士。類稱爲善而取之。聖人則甯取狂狷。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好。而必以爲德之賊。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

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純是濟世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卽爲曲。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多有奇禍。人之無他腸。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人

惠迪書卷四

六

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敎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

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嘗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攫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益肆。遂私執而

惠迪書卷四

七

困辱之。眾始定。不然幾亂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如貯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

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於呂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於善。則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災。倘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福不

惠迪書卷四

六

滿也。此又一說也。何謂大小。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僅如箸而已。索稱稱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箸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卽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

將去。夫子論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捨二年
僅得之束脩。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張翁。捨
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
處能捨也。如鎮江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
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之降福亦厚。凡
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爲。是謂自暴。貧賤
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隨緣濟眾。其類至繁。
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
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
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
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
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
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
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
矣。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眾人哉。乃不以
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
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
而困人。收歛才具。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
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
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

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閒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愛敬眾人。卽是愛敬聖賢。能通眾人之志。卽是能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卽是爲聖賢而安之也。何謂

惠迪書卷四

三

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則瓦礫。雕琢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翼之。其功德最宏。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沒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被之清涼。爲惠最

溥。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瘵之在身。速爲解救。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

惠迪書卷四

三

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六塵。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未能然。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離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恩。尤當勉勵。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侍。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

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毋謂君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毋謂君不見而作威也。事君如天。古之格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縣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當與殺生等。至於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

惟丁敬字賓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歛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

惠迪書卷四

三

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巖。績學工文。有聲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遷怒道者。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未見我文。烏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

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爲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子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何多缺名。曰。科第陰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

惠迪書卷四

五

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況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乎。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

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闕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科第亦云。

俞淨意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徒。與同庠生十餘人。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並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

惠迪書卷四

三

皆盲。公潦倒終年。貧窘益甚。自反無大過。慘膺天罰。年四十外。每歲臘月。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淒涼相弔。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阜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坐。口稱姓張。自遠路而歸。聞君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因言平生讀書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爲張誦之。張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冥之中。纖

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卽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詩文舊冊裏物糊窗。甚至以之拭卓。且藉口曰。旋汚而旋焚之。君曰。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閒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沈而已。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鰥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但朋談圓熟。中隨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怒觸鬼神。陰惡之注。

惠迪書卷四

美

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蹟。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卽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地鬼神。眞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尙如此。何況其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曰。游使者察君善惡。數年。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妒嫉念。褊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不可紀極。此謂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注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猶祈福哉。公驚愕惶悚。伏

地流涕曰。君旣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信根原自不深。恆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沈。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伏纏綿。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荆棘。癡癡然望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有能力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落落。耐心去行。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

惠迪書卷四

七

此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虔潔。特以此意報之。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卽進公內室。公急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因焚香叩謝畢。卽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則惰。忽忽日時。依舊浮沈。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敬發誓願。善念眞純。善力精進。倘有絲粟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寶號一百聲。以祈陰相。從此

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喜行持。委曲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陰功。而且以敦倫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每月晦日。卽計一月所行所言者。就竈神處爲疏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爲首輔。撤閣後。訪於同鄉。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學。丙子赴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其覓諸四方以娛老者。內一子年十六。公若熟其貌。問其籍。曰。江右人。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記姓氏。閭里公甚訝之。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血淚逆流。子亦唬。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皆育。悉嗣書香焉。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身享康壽八十八歲。人皆以

爲實行善事回天之報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惠迪書卷四

无

